

傷寒論今釋

四



傷寒論今釋卷四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何謂藏結以下。趙刻本爲別一條。今從成本合之。此條意欲辨結胸藏結之異。然非仲景文字。何以知之。凡傷寒金匱中。設爲問答。及稱師曰者。非辭旨淺薄。卽謬於病理。與全書不類。此條亦設爲問答。一也。王叔和最迷信脈法。故名其書曰脈經。仲景則詳於證而略於脈。此條言脈獨詳。二也。結胸之病。苦楚殊甚。而輕輕以按之痛三字了之。試問胸部按之痛者。果皆爲結胸矣乎。三也。若夫藏結。乃是死證。百七十五條有明文。與結胸無相似處。今與結胸相提並論。辨其異同。且曰如

結胸狀。四也。假令藏結果如結胸狀。亦當苦楚不能食。而曰飲食如故。五也。以是五者。知非仲景之言矣。

元堅云。結胸者何。飲邪相結。以盤踞胸堂。遂及心下是也。蓋陽明之類變。而其證

更有等差。案謂大陷胸湯丸及小陷胸等輕重不準也。藏結者何。陰寒上結。如結胸狀是也。此亦太陰之類

變。乃與寒實結胸百四十條相似而有異。蓋深痼沈著。宗氣亦衰。故不任攻下。要錯

惡最極者也。此證僅二條。難精其義。然既名藏結。則其病深重可知。且以理推之。

寒實結胸。有痰涎相得。藏結則似無痰涎。唯是寒結。勢逼君主者乎。吳氏削飲食

如故時。時下利八字。蓋飲食如故一句難解。待攷。淵雷案。小丹波釋結胸。是矣。其

說藏結。不據百七十五條。而據本條及次條。後人沾入之文。多作模稜之語。蓋篤

守注不破經之例。不敢質言傷寒論中真偽雜糅。遂不恤囁嚅其詞。亦賢者之一

蔽也。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一云寒而不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元堅云。嘗上白胎滑者。舌上胎滑者。就二者字視之。則似藏結有胎。不白滑而黃澀者。又似有有陽證。往來寒熱。其人躁者。寒凝豈有此等證狀。然則二者字當虛講。淵雷案。此條亦非仲景文字。古人以府爲陽。藏爲陰。既名藏結。當然陰證。其曰無陽證。不往來寒熱。猶無語病也。然陰證本靜。而曰反靜。又著一者字。乃似無陽證云云。不過藏結之一種。而別有有陽證之藏結者。此何說也。小丹波爲之斡旋。乃云者字當虛講。不知如何虛法。

山田氏云。右三條。問曰一條本爲二條故也。王叔和敷衍之文。劉棟以爲後人之言。是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汗一作出。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痞下。成本。压函並無也字。原注一作汗出者。千金翼作汗之。

錢氏云。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



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

山田氏云。陽言結胸。陰言痞。互文言之。其實陰陽皆有痞有結胸也。言熱入而不言寒入者。以結胸得諸外來之邪。痞得諸心氣之結也。言所以成結胸。而不言所以成痞者。以結胸多得諸下早。而痞則不必然也。其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者。如太陰篇首條是也。痞。否也。氣結而否塞之名。周易否卦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又云。天地不交。否。痞名蓋取諸此矣。釋名云。痞。否也。氣否結也。病源云。痞者。心下滿也。字彙云。痞。氣隔不通也。皆是也。故無脹無痛。但心下妨悶而不知饑。亦不欲食也。非若結胸之有物而且鞭且痛也。按痞與結胸。同是心下之病。惟由其氣結與水結。以別之名已。成無己方有執諸人。皆以胸中心下爲之分別。非也。再按。凡傷寒不可下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者。是理之常。固不足怪也。其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何也。蓋以表邪有盛不盛。下劑有峻不峻。今邪自解於外。而內更生痞病者。以邪氣本微。而攻之太峻也。

元堅云。此所謂陰陽殊為難解。張氏既疑之。秦氏傷寒大白以為表熱之輕重。亦未嘗軒邨。案日人軒邨寧熙字世耕嘗謂此蓋虛實已。當時不詳其說。今推之意。蓋言就太陽申分其人虛實。其人實有飲邪激甚。故作結胸。其人虛有飲邪激微。故作痞。所釋如是。亦頗覺穩貼。

淵雷案。結胸之病。其人膈上本有水飲。因誤下太陽熱陷於裏。與水相結。遂成惡候者也。痞即胃炎。本無水飲。其成也。有由於誤下太陽者。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九百五十條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

鳴。心下痞鞭。六百六十條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二百七十條皆是也。有由於誤

下少陽者。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云云。若但滿而

不痛者。此為痞。七百五十條是也。亦有不因誤下。自然而成者。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

不和。心下痞鞭。五百六十條是也。然未有由於誤下陰證者。陰證誤下。當為亡陽虛脫。

豈但痞而已乎。此條云。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明明錯誤。山田氏知痞之多



由於誤下太陽。是矣。乃云誤下陰證亦有結胸與痞。仍誤。小丹波知所謂陰陽之難解。而推軒邨之意。謂陰是其人虛。豈知虛證傷寒。卽是少陰。又何必易陰陽爲虛實耶。要之。此條於文字上整然爲兩扇。於病理上殊不覈實。大類和叔文字。小丹波諸君。於論中可疑之處。慣作模稜之解。固無足怪。山田發奸辨僞。最爲有識。獨於此條不致疑。何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瘕。壓函脈經俱作瘕。是也。柔瘕卽桂枝加葛根湯之證。詳金匱今釋。元堅云。大陷胸丸證。是飲邪併結。稍輕於大陷胸湯證。然勢連甚於上者也。項強殊甚。其狀似瘕。但非如剛瘕之背反張。故云如柔瘕狀。柯氏云。頭不痛而項猶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瘕狀。山田氏云。凡結胸有熱者。宜用大陷胸湯下之。其無熱者。宜用大陷胸丸下之。論云。過經讖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而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中篇調經承氣湯條可見丸方本爲無熱者而設矣。淵雷案。有熱之結胸。多由誤下太陽

而成。是傷寒之變證。無熱之結胸。則非誤治所致。乃是慢性雜病。本論俱稱結胸而類列者。以其方證略同故也。於此可知傷寒論中正多雜病方。又可知國醫之分科。不從病而從方證也。

和久田氏云。胸骨高起。心下亦按之鞭。而不痛。常項背強。俗稱鳩胸。亦所謂龜胸也。此證多得之胎毒。非一時之劇證。案謂非急性病也故無伏熱。或手不可近之痛。論曰。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凡攻胎受之病。或血塊等陳痼之證。湯藥反不能攻其結毒。故以丸藥治之。是故所謂龜胸龜背。及痙癩等胎毒。其毒漸增。致成僵僕。則終身癱疾。皆大陷胸丸所治也。然此方攻擊之劑。不可日日用之。是當審其外證。每日用小陷胸湯。旋復花代赭石湯。半夏厚朴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之類。湯本氏云。小陷胸大。小柴胡湯之證最多。加以灸灼。隔五日七日。以大陷胸丸攻之。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子 半升

芒消 半升

杏仁 半升 去皮 尖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

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

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金鑑云。大陷胸丸。治水腫腸澀初起。形氣俱實者。

方極云。大陷胸丸。治結胸。若項背强者。

類聚方廣義云。東洞先生晚年。以大陷胸湯為丸用之。猶如理中抵當二丸之例。

瀉下之力頗峻。然至如毒聚胸背。喘鳴欬嗽。項背共痛者。此方為勝。謂大陷胸丸也

又云。治痰飲疝癥。心胸痞塞結痛。痛連項背臂膊者。或隨其宜用湯藥。兼用此方。

亦良。

淵雷案。葶藶杏仁甘遂皆為逐水藥。而甘遂最峻。其力遍於全身。葶藶較緩。其力

限於胸部。浮腫清涕。欬逆喘鳴者。用葶藶之證也。杏仁之效用。略如葶藶。而性則

尤緩。結胸為水結之大病。故合三味以逐水。佐之以消黃者。引水毒使排泄於大

結胸逐水藥

甘遂 逐水之力最峻 遍于全身

葶藶 性緩最清 浮腫 于胸部 咳逆 喘鳴

杏仁 逐水之力最緩 惟性尤緩



腸佐之以白蜜者。所以助藥毒也。前賢於白蜜甘草。每謂藥力太峻。以此緩之。雖然。果嫌藥力太峻。何不小其劑。減其味。而乃以他藥緩之耶。且如甘草粉蜜湯。草蜜之外。僅有一味粉。亦將謂粉之力太峻。而以草蜜緩之耶。斯不然矣。又案。本證水毒之所結。未能確知在何處。然多半不在肺中。惟肺病之由於水毒者。亦用葶藶杏仁。說者遂以葶藶杏仁爲肺經藥。市醫遇上氣喘促之病。不問是否水毒。輒用葶藶。爲害甚多。不可不戒。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是水熱相結在裏。故當用陷胸湯丸下之。脈浮大。則表熱猶盛。恐其乘虛入裏。相結更甚。故不可下。山田氏以爲可與小陷胸湯。愚謂解表藥兼用小陷胸可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山田氏云。悉具者。表證皆去。而脈不浮大。心下鞭滿而痛。其脈沈緊者。是也。結胸

原非輕證。加以煩躁。不死何俟。喻氏云。亦字承上。見結胸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痛一云頭痛即眩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惱。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

膈內拒痛。玉函脈經千金翼並作頭痛即眩。

山田氏云。浮則為風云云三十三字。王叔和注文。誤入者也。按盜汗二字。恐六朝以降之名。非漢時語。內經中亦未有之。六元正紀大論則謂之寢汗。膈內拒痛云云二十字。甘草瀉心湯及梔子豉湯條文。錯亂入于此者也。今併刪之。陽氣者。謂在表之邪氣。陽表也。氣邪也。本篇文蛤散條云。病在陽。應以汗解之。上篇各半湯



條云。陰陽俱虛。皆以表稱陽者也。非所謂亡陽之陽也。中篇小青龍湯條云。心下有水氣。本篇甘草瀉心湯條云。客氣上逆。皆於邪稱氣者也。非所謂胃氣之氣也。言太陽病脈浮而動數者。宜發其汗。而醫反下之。浮數變爲沈遲者。此爲表邪乘虛而內陷。必使人心下鞭滿而痛。名爲結胸。所以名之結胸者。以水氣爲邪所圍結。而在於胸脅間也。宜以大陷胸湯陷下以平之。若下後不結胸。但頭汗出。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者。此爲熱不得發越。壅閼在裏。身必發黃也。乃茵陳蒿湯證。其詳見陽明篇。

淵雷案。數則爲虛。不合脈法。金鑑已疑之矣。動則爲痛。亦無理。雖應下文之頭痛。然動脈不主痛也。上條云。煩躁者亦死。今云短氣躁煩。似以煩躁爲結胸。應有之證。其誤顯然。山田氏併刪之。是也。水熱相結在裏。則非發汗所能解。所結不在胃中。則吐法亦不適用。當用行水之藥下之。使熱與水皆從陰道出。故主大陷胸湯。祝君味菊嘗謂結胸是胸導管中淋巴液壅結所致。以部位及藥效推之。似是。然

結胸有胸骨高起者。胸導管之病。不當如此劇烈。西醫書亦無此種病。當再考之。若誤下熱入而不作結胸。則因其人素無水飲之故。雖不結胸。而表熱既陷。亦成陽明。陽明病遍身汗出者。不致發黃。但頭汗出而小便不利者。身必發黃。釋在陽明篇茵陳蒿湯條。

又案。結胸既因誤下而得。復以大陷胸湯峻下。舒馳遠既疑之。鐵樵先生亦謂大陷胸不可用。太炎先生云。結胸有惡涎。此有形之物。非徒無形之熱也。非更以下救下。將何術哉。然江南浙西。妄下者少。故結胸證不多見。而大陷胸湯之當否。亦無由目驗也。吾昔在浙中。見某署携有更夫。其人直隸人也。偶患中風。遽飲皮硝半盃。即大下成結胸。有揚州醫。以大陷胸下之。病即良已。此絕無可疑者。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去皮

芒消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消。煮一兩沸。內甘遂末。



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千金千金翼。大黃下俱無去皮字。一錢匕上俱有末字。

柯氏方論云。以上二方。比大承氣更峻。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視其人
之壯實者施之。如平素虛弱。或病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禍。

方極云。大陷胸湯。治結胸。若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者。

方機云。治結胸。心下痛。按之石鞭者。短氣煩躁。心下鞭者。舌上燥而渴。發潮熱。不
大便。自心下至小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讖語煩躁。心下痛。手不可近者。

類聚方廣義云。肩背強急。不能言語。忽然而死者。俗稱早打肩。當是東邦俗語急以鉞

放血。與此方取峻瀉。可以回九死於一生。

又云。脚氣衝心。心下石鞭。胸中大煩。肩背強急。短氣不得息者。產後血暈。及小兒
急驚風。胸滿。心下石鞭。咽喉痰潮。直視痙攣。胸動如奔馬者。真心痛心下鞭滿。苦
悶欲死者。以上諸證。非治法神速。方劑峻快。則不能救。宜此方。是摧堅應變之兵。



也。用者貴能得其肯綮。執其樞機耳。

方函口訣云。此方為熱實結胸之主藥。其他胸痛劇者有特效。一士人。胸背徹痛。晝夜苦楚不可忍。百治無效。自分欲死。服大陷胸湯三貼而霍然。又脚氣衝心。昏悶欲絕者。服此方而蘇。凡醫者臨死地。又不可無此手段也。又因留飲而肩背凝者。有速效。小兒龜背。可用此方。其輕者宜大陷胸丸。又小兒欲作龜胸。早用此方。則能收效。

成氏云。大黃謂之將軍。以苦蕩滌。芒消一名消石。以其鹹能軟鞭。夫間有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間之遂。其氣可以直達透結。陷胸三物為允。淵雷案。玉函又載大陷胸湯一方。無大黃芒消。而有桂枝大棗栝樓實人參。千金翼第九卷癖積門陷胸湯。無芒消。而有栝樓甘草黃連。案本草謂栝樓反甘草而古方同用者頗多千金則無甘遂。皆與本論異。故成氏謂三物為允也。

橘窗書影云。笠間侯臣澤內右內。嘗患腹痛。一日大發。腹堅滿。自心下至少腹刺



結胸

主治一胸腹脹痛煩躁

客證一嘔吐

痛不可近。舌上黃胎。大小便不利。醫以為寒疝。施藥反生嘔逆。晝夜苦悶不堪。余診為結胸。與大陷胸湯。為有嘔氣。不能下利。因以啣筒灌蜜水於穀道。爾後大便快利數十行。嘔止。腹滿痛頓減。後與建中湯而全愈。

又云。通四丁目松屋源兵衛男。年十一。腹滿而痛。嘔吐甚。不能納藥。醫以為疝。療之增劇。胸腹脹痛。煩躁不忍見。余作大陷胸湯。令淡煎冷飲。須臾。吐利如傾。腹中煩躁頓減。後與建中湯。時時兼用大陷胸丸而平復。湯本氏云。此病。胸腹脹痛煩躁為主證。嘔吐為客證。故以主證為目的。而處本方。客證亦自治。若誤以嘔吐為主證。而用小半夏湯等鎮吐劑。不特其嘔吐不可治。死期可立而待也。故證有主客。不可不知。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脈沈而緊。玉函作其脈浮緊。

此條及下條。皆論不因誤下而自成結胸者。傷寒六七日。乃由表入裏之時。其傳



詳經家言胃家實一即大便不通。

或為少陽。或為陽明。若其人本有水飲。則傳變不循常軌。熱與水結而為結胸矣。病在裏。故脈沈。心下痛。故脈緊。不按自痛。按之石韌。其證視前條稍重。張兼善云。下早結胸。事之常。熱實結胸。事之變。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山田氏云。熱實者。有熱而實之謂。對寒實言之。實乃胃家實之實。大便不通是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大柴胡有心下急。鬱鬱微煩之證。疑於結胸。故此條辨之。傷寒十餘日。為陽明時期。此時熱已入裏。與腸胃中糟粕相結。本當用承氣下之。若少陽證未罷。則有結勢上連胸脇而滿痛。疑於結胸者。然結胸無往來寒熱。今反往來寒熱。知是所謂少陽陽明合病。其胸脇滿痛是柴胡證。非水熱相結。故與大柴胡湯。若但心胸滿痛。而外無表熱。則知是水熱相結於胸脇。故主大陷胸湯。山田氏云。但頭微汗出者。六字。發黃條內之文誤入。當刪之。注家成無已諸人。皆謂此是為一種水結胸。

